

大舅公钟沛璋去世快两个月了,我还是时时想起和他在一起的场景。总是刚落座,他就急切地问我:“《青年报》的情况怎么样了?”每次如此,毫无例外。这时舅婆就在一旁笑,又回过头来对我说:“你大舅公就是这样,一直关心他所创办的《青年报》的发展,这份报纸有他的初心。”

知道大舅公关心我和报纸的发展,每次去北京,我事先总要作些准备。有一段时间报业遇到困境,大舅公很担心我,更忧虑报纸的前途。他对我说,这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报纸,应该继续下去;俱保持特色地办下去,以服务一代又一代青年。

近20年,我与大舅公的交往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。具体说也就是从我2001年入读上海大学新闻系开始的。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,从事新闻工作的长辈有好几位,但后代中吃新闻饭的只我一人。用舅公的话说,他是培养研究生的标准在培养我,希望能接好班。直到舅公去世,我们陆续保持长达十几年的通信。在这批家信里,舅公对我这个接班人作了悠长的人生指导。

记得我是8月末入读大学的,大舅公的第一封信9月中旬就寄到了上

## 家信中的大舅公钟沛璋

邱亮

海。他很关心我大学的生活。“上大学,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。骤然离开爸爸妈妈,要过独立的生活,意味着你已从一个少年成为青年,这需要首先从思想上成熟起来,独立思考你的前途,你肩负的责任,思考如何安排好四年的大学生活。”

大舅公随信附了200元作为我买书的费用,而且他是有所指的,希望我能够好好读《大学人文读本》的三本书。这套书从“人与自我”“人与国家”“人与世界”三个维度来谈“要成为怎样的人”这个根本性的问题。这套书我读过很多遍,并且到现在还在读。归结起来我觉得就是两点——“独立之思考”和“理想之人生”。

大舅公他们这一代革命者用一辈子践行了这些要点。大舅公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,本可以当阔绰的少爷,却甘愿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参加革命,为民族的解放而战。1939年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创办党领导的电台和进步学生刊物。1949年大舅公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青年报纸《青年报》。后调北京担任《中国青年报》副社长兼副总编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,是当时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位引领者。



印象中的大舅公是坚韧的,从不相信有什么曲折可以改变他的意志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到中年,他正准备干一番事业,却遭遇人生的低谷,但他凭借着独立之思考、坚韧之意志,依然初心不改,理想不灭,终于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。晚年七八十岁时,他还笔耕不辍,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使命感,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。

大舅公的人格魅力在他给我的信中尽显无遗。在一封家信中,大舅公向我提起独立思考的重要性:“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,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,以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。但是这并不是说,凡事以自己的想法不同就不问后果地去抗,去争。你应该勤奋学习和磨练,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,增强自己的实力,谦虚谨慎,又唯唯诺诺。积极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任务,但不说假话,不做违心事。不浮躁,不急功近利。”

“程医生,我上周末检查,你说我心功能好点了,那我的药还继续那样吃吗?”

“医生,怎么锻炼对心脏好呢?”

## 三言两语

——医生的心里话

程蕾蕾

“形式不拘,贵在坚持。无需激烈,重在参与。而且,优选集体项目,尤其是老年人。”

## 西湖茶人

管苏清

茶山嫩绿,新芽吐舌,西湖旁的梅家坞又到了一年的忙碌季节。“不雨山长润,无云山自阴”,青山翠绕,茶山叠嶂。我的战友茶人丁峰,家有茶园数亩,借以为生,过着“桃花源”人的生活。六百多年前,梅家坞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小山村,东邻西子湖,北接灵隐寺,南靠云栖竹径,西连西溪湿地。经过祖辈耕作,小桥流水,白墙黛瓦,美不胜收,十里梅坞蕴茶香。数年戎边海防,脱下戎装,丁峰全身心当上了茶农。

每年清明前后3个月时间,丁峰恨不能变成孙悟空,一人变为数十人,茶园里的茶树一天一个样,采摘的茶叶一天一种味。每天钻进茶山,汗滴衣衫,收工荷锄,神清气爽,十里梅坞,满山春色。战友小聚,丁峰少言,一脸笑意,不似他人高谈阔论。“闲梦江南梅熟时,夜船吹笛雨潇潇,人语驿边桥”,茶的氤氲,在龙井的绿叶中舒展,长饮已醉成别样人生。最惬意的时光是坐在自家花格木窗,粉墙黛瓦的小院里,沏杯自产茶,闻着清幽幽的茶香,放眼五云山淙淙而下的梅坞溪水和漫山遍野滴绿的茶树,心旷神怡,品味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山川景象。

与人接触,我喜观其眸,这是人最不易藏匿心事的部位。与丁峰相见,他的眼神是坚定清澈的。我会突发奇想,他为何能将军人、茶人集于一身?是什么力量在他生命中流动,呈现多姿多彩,最终归于自然恬淡,让我们战友一提到他,就会想到“茶”?

杭州茶人自成一脉,情怀散淡。每年春天,万物复苏,是西湖最美的季节,龙井茶也款款上市,尽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茶人具有独特的人格品位,丁峰朴实敦厚,低调内敛。去年沪上大暑,我致电丁峰,言曰:多想泛舟西湖纳凉。丁峰极热情,再三相邀,让我夜不能寐,想起张岱的《西湖七月半》:“小船轻幌,净几暖炉,茶铛旋煮,素瓷静递,好友佳人,邀月同坐,或匿影树下,或逃里湖……”多美好的景致,与其整日呆在空中房中,不如逃至西湖上,把月煮茶。

机缘巧合,前几日得到一把西施壶,爱不释手。壶上刻有唐人钱起诗:“竹下忘言对紫茶,全胜羽客醉流霞。尘心洗尽兴难尽,一树蝉声片影斜。”诗意清新空灵,明心见性,逸兴横飞,余韵悠长。下次将之带到丁峰家,浸染“梅家坞西湖龙井”之气,岂不美哉!泛舟湖上,茶炉正红,对坐相饮,我是不是亦成了“西湖茶人”?

每年清明前后3个月时间,丁峰恨不能变成孙悟空,一人变为数十人,茶园里的茶树一天一个样,采摘的茶叶一天一种味。每天钻进茶山,汗滴衣衫,收工荷锄,神清气爽,十里梅坞,满山春色。战友小聚,丁峰少言,一脸笑意,不似他人高谈阔论。“闲梦江南梅熟时,夜船吹笛雨潇潇,人语驿边桥”,茶的氤氲,在龙井的绿叶中舒展,长饮已醉成别样人生。最惬意的时光是坐在自家花格木窗,粉墙黛瓦的小院里,沏杯自产茶,闻着清幽幽的茶香,放眼五云山淙淙而下的梅坞溪水和漫山遍野滴绿的茶树,心旷神怡,品味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山川景象。



舞者 (拼布) 老梅

我的父亲,90岁高龄的老兵徐茂华回忆起自己人生的第一次,总会翻出珍藏多年的老物件,说起那些令他难忘的经历。

不久,父亲随部队进了吴淞口,后又登上崇明岛,肃清岛上东、西两端残余敌后,行军到达上海南郊一个叫高家村的地方休整,准备西进天目山参加剿匪战斗。就在高家村驻地,上级批准了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。这让1949

年5月的高家村成了父亲一辈子的记忆。他一生,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,也成了他一辈子的信念。

父亲至今记得那两个同志,一个是班长,牺牲时身上还带着子弹袋,一个是船老大。说起此事时,他会不由自主地说:不知那个支前船老大的后人现在

生活得怎样?

1950年8月,部队给父亲颁发了二等功奖章和军功章。泛黄的功劳登记表上,墨迹斑驳的几行钢笔字依稀可见,记录了他一贯工作认真积极,紧急时刻拼死救人的事迹。这是父亲参加革命队伍后第一次立功。

1951年,父亲被选拔进入空军航校,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和训练,成为一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。多年来,父亲一直珍藏着一个封面上印有“白山”二字的布面日记本,扉页的一首诗,记录了他一段难忘的飞行经历。

敬爱的空军同志们:军民团结友谊深/骨肉相连不可分/洒药灭虫除灾害/支援农业满仓金/丰收不忘共产党/吃粮不忘我空军/军民友谊永不息/友谊深情盛(胜)海深。

安福地处赣中,是一方安宁祥和之地。家乡最美最多的就是樟树了,所以安福又称全国最美樟乡。

家乡随处可见的就是樟树。“有村就有樟,无樟不成村。”每个村的村头总有几棵郁郁葱葱的大樟树。樟树叶极其茂盛,一丛一丛,一团一团,层层密密,透不尽夏日的阳光,一棵樟树就是一个绿的世界。浓荫掩映下的是农家尖尖翘起的屋顶。树下鸡狗寻寻觅觅,好一幅幽静的农村风情图。有的村庄外围是一圈樟树,樟树把村庄紧紧包围成一个圈,好像一个小摇篮似的。村里的人们就在这绿色摇篮里一代代幸福地成长。

有小溪的地方就有樟树。一棵大樟树屹立桥头,像守护神似的护卫着石拱桥。亭亭伞盖似的树冠遮挡桥的一头,溪水在树根底下潺潺流过,不时飘零的七八片落叶随着溪水流向下游。向上游纵目望去,想知道河流的源头,看樟树的走向就行。河两岸错落落地栽种着樟树,一直从源头到河尾。樟树连缀成两条浓绿的绸带,呵护着脚下的溪水。它们的根紧紧扎在河堤两旁,有了它们,河水滋滋润润地流淌着,不浮躁,不狂吼,就算是冬天,溪水也是潺潺的。

在我家门前,有一口波光粼粼的水塘。水塘的那边就是一片樟树群,粗略一数二十多棵,棵棵粗壮迤迤,最细的一棵也要两个人才能合抱进。进村口路边的,就是最大的那棵。树冠蓬蓬,在树干两米多处均衡分出五个大榭,树冠罩地面积近两亩。一进到村口树下,浮躁的心立马平静了,这真是一个福气安祥的村庄。

每当一弯月在樟树梢上悠闲地升起,银色的光辉洒在水面上时,就是一幅韵味无穷的水乡图。我总要呆呆地和月亮、樟树影、水面对视一会儿,心儿沉浸在那片月光中,沉浸在那片黑黢黢的樟树影上。看着月亮慢慢透过这层树影,透过那层树影,缓缓升到天空,把皎洁的月光均匀地铺在屋顶灰色的瓦片上,铺满小巷中,整个小村静悄悄的。这是留在我脑海中最美的一幅故乡剪影。

故乡之所以成为樟树之乡,主要是因为家乡的人们世代代爱植樟树,爱护樟树。樟树繁茂,生机勃勃,就是村人兴旺发达的象征。人们爱樟树,视若“图腾”。著名爱国“七君子”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在离家赴清华大学求学时,也有拜樟树表明志向之举:“男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”。

儿时我们喜欢在樟树荫下玩耍,那里空旷阴凉,是天然的游戏场。我们玩追火车、枪战。枪战是最精彩激烈的游戏了,子弹就是樟树籽,圆溜溜的,黑乎乎的,和龙眼核很像。枪就是弹弓。找一个小枝杈,简单一裁,套上一根皮筋儿,就成了。几个小顽皮,躲藏在十几棵樟树后面,瞄准着,小脑袋一伸,就弹射出去;子弹落了,弯腰捡就是。直到天将黑,家家屋顶飘起了炊烟,母亲们拖起了长调,唤回家吃晚饭,这才恋恋不舍地休战。白天,找不到玩伴,一个人也可以玩得亦乐乎。口袋里装满了樟树籽儿,走来走去,看到在屋檐上行走或门前树枝上跳跃的麻雀,瞄准了,发射。小鸟吓得扑棱棱地飞走。打不着,那就瞄准家里趴着睡的狗、寻食的鸡、傻呆呆的肥鸭,总能搅起一阵小小的骚动。再不济就瞄准什么玻璃瓶、篮子、门前池塘的一颗睡莲。简简单单的樟树籽儿,让贫乏的童年有了无穷的樂趣。

我的家乡,最美樟乡。为什么叫香樟呢?远望樟树,它像一个健壮的男子汉,顶天立地,筋骨纵横,守护着一方。走近樟树,一丝香气飘进鼻孔,沁入肺腑,让人神清气爽。淡淡的幽香是任何香水都无法比拟的。你会觉得它是一位古典的有着幽香的女子,为你拂去满身尘垢,你就想待在它的怀抱中,静静的。

我的家乡,最美樟乡。除了香樟,没有哪一棵树让我如此眷恋。



## 家乡的香樟

李新平

## 十日谈

寻找100份红色记忆

责编:王瑜明

明天请看《隐蔽战线上的皮夹克》。